

书

友

读书是福

洪丕谟

文

文丛主编 倪墨炎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丛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

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髈,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前 言

粗眼看了书名《读书是福》，我吓了一跳。心想，要幸福也忒煞容易了，只要买本书来读读。我想：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件的。给孩子一本书，把他关牢在小房间里让他读，恐怕福不起来罢，总不如放任他到外面荒山野地也好，自由放任玩耍嬉戏开心。

洪先生写作了这本书，忽下命令，要我写篇前言，即是序言，托人带来了些材料，我一看书名就这样想了。当然是因为粗心而发生了的误会。原来他这本书，是散文随笔之类，写述他的读书经历的。不过采用了该书第一篇文章的旧题目，用来作了书名罢了。采用书中某篇文章的题目来作书名，是常有的事。

每本书的开头，常有一篇序文，也叫前言，主要是给读者介绍该书的内容和写作的用意等等，起一点导读的作用。

我看了附来的材料中有排在第一篇的《读书是福》这篇文章。就是写这些的，已经可以是很好的第一篇了，排在全书的第一篇，无非是这个意思。那么兼它的“前言”，实际是已经有好了的，又何必给我寻开心，再要写一篇没有必要的序文呢？想来也不过是叫我吃吓罢了。

这一吓，吓得我笑了，也真开心。

中国戏台上唱戏，常常是开演正剧之前，先要“闹台”，就是锣鼓喧天，乱敲乱闹了好一阵，这大概就是演剧的“前言”。他要我写的，大约就是这些物事吧。那么我的吓了一跳，就正好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了。

不过，既然讲到读书，我也就自然而然想到了读书人的老祖宗孔老夫子。他的语录体那本顶顶有名的书《论语》的第一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现在丕谟老兄这

本书开头第一篇叫“读书是福”，这种精神，这种意思，何其如此的相似，相像相通，正是一句话的不同的讲法。丕谟仁兄，简直是孔夫子的化身了。

这样讲，如果认为有点太过了头，那么谦退一点，洪先生是大贤大德也一定是无疑的。这本书虽然或者比不上《论语》，但是对于读者一定开卷有益，也一定是无疑的。请大家来读读这本书呀！

我的前言，写到这里，肯定已经完成闹台开场白的任务了。谢谢各位读者！

章克标 时年百岁欠一

1998年8月28日写

《书友文丛》内容简介

风雨故人情 夏衍著

风风雨雨一生，交往名人如云。夏公写故人最多的当然是文坛中人。据亲历而写，即使是写田汉、郭沫若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也都有鲜为人知的内容。至于写几乎被人遗忘的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这样的人物，更非夏公莫属。长期在白区工作，接触过很多隐蔽战线的人，他写杨度、潘汉年，石破天惊，真相大白。这简直是一部人物志！夏公写人的文字，这是第一次结集，由夏公女儿沈宁编。

瞎操心 陈四益文 丁聪画

画坛上有一位永远长不大、不会老的大师，他就是丁聪。“小丁”自称，人称“小丁”，或许正表明大师艺术青春永驻。四益文采风流，笔锋犀利，久有佳评。诗文绘画，两相辉映。是匕首，是投枪；有人叫好，有人神伤。他俩都是劳碌命，管不到的事也要去操心，所以自嘲为“瞎操心”，发而为文为图，世上就有了这部瞎操心的书。本书收文一百余篇，收图一百余幅。在你叫绝一百余次后，还有一篇后记令你思索。

边缘有光 刘心武著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小说家写读书随笔，自有他的

不同凡响。古今中外,博览群书,对名著的赏析,发人所未发,甚至指出败笔所在,有胆有识。由读书而引发,评析某些文化现象,思想敏锐,议论纵横,耐人回味。难免不破门而出,涉及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及其他文艺作品,在细致的艺术品评中,常有会心的创作谈。至于他读《红楼梦》、《金瓶梅》的札记,读来饶有趣味,早已拥有广大的读者。

书生意气

陈平原著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学者,著述累累。辑入本书的是:对自己的青少年和老师们的(王瑶、唐弢等等)的“往事如烟”的札记:系统的本人著作的序跋,这些短小而隽永的文字,依稀可见作者学术跋涉的足迹;对于书界文化界的“道听途说”的随笔,却留下了并非“道听途说”的见解;身穿牛仔衣脚踏旅游鞋在南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间里,给守家的夫人频频寄呈的书简。家信怎么也收了进来?这里虽也有卿卿我我,但书卷气扑鼻,实在是游记形式的读书小品,自有一番情趣。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

作者长期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文界朋友济济。他又擅长散文。他写人的散文集曾得过大奖。作者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中掌握了许多文艺史料和掌故。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这是正宗书话的必要条件。作者是写正宗书话的高手。本书各篇选自近年所写的怀人散文和书话随笔,都是首次编集。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

于光远著

于老是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近年走笔文

坛,属辞成章,是受读者欢迎的散文家,他却自称是“21 世纪文坛的新秀”。他经历丰富,政界学界朋友众多。朋友们的人生历程,成功失败,幸与不幸,成了他笔底波澜;重温旧情,畅叙往事,既是人间乐事,也为世上提供了珍贵史料。本书各篇是第一次编辑,不少篇还是为本书特地新写的。

暮年杂笔

贾植芳著

贾老以学问著称,也以坐牢闻名。解放前他三进监狱,解放后又因胡风案关入大牢。追求人生价值,给他带来坎坷人生;坎坷人生,更使他执著追求人生价值。他珍惜自己的笔墨。本书收入他近年所写怀念故人和自我画像的文字,以及随笔杂感和为青年朋友们写的序跋。他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一般史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不殇录

金性尧著

作者是三十年代就在文坛打杂的老作家,擅写文史随笔。本书是他近年第三本随笔集,各篇都系新写未编过集。钩沉史料,絮述掌故,知识广博,趣味盎然,使他拥有众多读者。翻开本书,许多题目即令人留连驻足。陈老莲诗曰:“十年有恨千秋业,一日无书百岁殇。”后一句是说:人若一日不读书,活到百岁也只能算是短命。作者取其意而为书名,自是一生读书的表白。

文坛艺林见知录

蒋星煜著

作者是戏曲专家,尤以攻《西厢记》著称。与莺莺为伴,日子本也太平;可蒋公不甘寂寞,广泛涉足文坛艺林。从此他也就多事:与胡适等人有过拉拉扯扯的关系,成了历次运动必须交代的

问题；推崇过魏征、海瑞，“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参加过一些剧本的创作，在艺海波涛中也就冷暖自知。这些福兮祸兮、所见所知写了下来，倒很可供人们了解种种秘闻的真相和种种掌故的内幕。

深酌浅饮

李 辉著

作者年龄不大，名气不小。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现代文坛的人与事中转悠，写出了一系列追寻往事又扫描现实的著述，为世人称道。本书仍是他转悠现代文坛的产物。这里有富于思辨色彩的短论和书评；有记述自己脚印的随笔和序跋，有与合作者探讨学术的通信，有书与人的实录和史料钩沉，文体似乎驳杂，思想敏锐和叙述流畅却是共同特色。对于读者，可说是深酌浅饮两相宜。

人比雀儿累

邓伟志著

一看本书书名，可知作者很累。也是著名社会学家，一度重点研究家庭学，目的是让人们活得轻松、美满。累是为了不累。本书收入作者历年的随感短文，作者说：“它们是我的学习自传。”文字长长短短，挥洒自如，贵在有胆识，有创见，有思想火花。有些百字短文，其含金量，胜过一部累人的长篇小说。

俗轻集

唐振常著

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有史学著作多种行世。他给自己立过一项规定：写作历史论著之余，也写点与历史研究无关的文字，活动一下筋骨，以免手僵；但也不想多写，防备手滑。收在本书里的，都是近年写的文字，不是史学论著，却又都关于文史：它们介绍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和令人缅怀的历史人物，其中还有

辨证的历史考证。

豕突集 陈思和著

“豕突”一词，出于“狼奔豕突”的成语，可以解释为“野猪到处乱奔”，也可以解释为猪年里的文字“突围”。作者是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教授，除了学术专著外，连年笔耕于读书随笔、学术通信、书评序跋、演讲访谈……年年有书，涉笔成趣。《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都反映了作者逐年的成绩。本书孕于猪年，成于寅年，难怪读起来既有猪的丰满、温和及厚实，又是那么虎虎有生气。

且闲斋杂俎 牧惠著

且闲斋主人并不闲，他是近年多产的杂文家。他的杂文有浓厚的文化氛围，索性请他写文化随笔，却又有着杂文的敏捷锐利。他写过《歪批水浒》、《闲侃聊斋》，全是千儿八百字的短文，既像随笔，又像杂文，却都深得读者的掌声。呈献在这里的几十篇短文，甭管是什么文体，反正它们耐读，有嚼头，回味无穷。

读书是福 洪丕谟著

作者以知识广博著称，拥有广大读者。开方识药，他干过中医；挥毫泼墨，他能书会画。撰书评，写札记，他笔耕不辍；说三教，谈九流，他著述迭出。而他的本职，却是政法学院教授。本书是他生平第一本读书随笔的专集。全书七辑：关于自己的读和写，关于古典文学，关于书画艺术，关于佛道典籍，关于中国医药，关于古代法律，关于藏书和藏书楼，在在都显示出作者博学善谈的特色。

现代文坛内外

倪墨炎

作者写过鲁迅、周作人的专著,以数量而论,写书话随笔为多。他的短文,常以少为人知的资料,介绍旧人旧书中的新鲜事。编辑而为《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灾祸录》,都一印再印;《现代文坛随录》、《现代文坛散记》,早为爱好者搜求。他的著作很难在旧书市场购得,因为它们耐读,也耐藏。本书是他近年短文的结集,大都是写现代文坛的,也有少量涉足坛外,可见其知识面的广泛。

寻墓者说

蓝英年

书名有点怪。寻谁的墓呢?是寻苏联著名作家的墓。寻墓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透过墓碑,作者揭示了作家惊心动魄的身世和遭遇。高尔基为什么被逼着出国又为什么被逼着回国?法捷耶夫为何举枪自杀?马雅可夫斯基何以红得发紫时自动离开人世?日丹诺夫怎么会以流氓语言破口大骂倒霉的作家?“拉普”总书记又怎样魂断冤狱?“丑化”农业集体化的肖洛霍夫怎么会逃出厄运?《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和他的红颜知己又是如何结局?本书作者是苏俄文学专家、翻译家,他以翔实的史料平静地絮述了一个又一个作家的不平静的故事。

目 录

前言	章克标 (1)
读书是福	(1)
看书赏字读名画	(5)
买书心态录	(8)
买书潇洒伴浮生	(10)
古籍善本行情	(14)
卖书也有一本经	(16)
我的砚田生涯	(20)
文似登山不喜平	(23)
花力费时看校样	(25)
我写《中国名尼》	(28)
《淑女诗 300 首》弁言	(30)
《宋词三百首》的情愫	(38)
不妨读点朱敦儒词	(41)
重读《范大成诗选》	(44)
《明诗三百首》评议	(47)
咏牛诗话	(50)
贾宝玉做八股文	(53)
秦可卿的房间摆设	(57)

刘姥姥吃茄鲞·····	(62)
枕翠庵茶品梅花雪·····	(66)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73)
贾宝玉出家·····	(78)
吴昌硕的《缶庐集》·····	(84)
《杭人唐云》惹相思·····	(89)
国画图谱《蔬果法》·····	(92)
戴明德的《意笔白描人物画技法》·····	(95)
难得的《祝允明年谱》·····	(98)
梅调鼎作品集稀如星凤·····	(100)
马宝山著《书画碑帖见闻录》·····	(104)
退庵小品·····	(110)
关于曹娥碑·····	(116)
当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	(121)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	(125)
古拓五百罗汉图·····	(128)
药书之祖：《神农本草经》·····	(131)
医圣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137)
药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140)
法医《洗冤录》、《平冤录》和《无冤录》·····	(143)
温病学家王士雄·····	(145)
佛典总汇《大藏经》·····	(153)
佛教经典走马看花谈·····	(158)
《佛说阿弥陀经》与科学幻想·····	(180)

道教斋醮中的“青词”	(183)
上海佛寺素食	(186)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禹刑》	(189)
《法经》的鳞爪	(193)
《唐律疏议》：集封建社会刑法典大成	(195)
历史上几部有影响的判词集	(199)
历朝折狱纂要	(207)
难得的《西方法学史》	(211)
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	(213)
中国古代衙门百态	(215)
历史上的上海藏书家	(217)
梦圆嘉业堂藏书楼	(221)
德国小城书店	(232)
布里斯班中国城书店	(234)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半日记	(236)
中华名人书斋大观	(240)
图书聚散知多少	(242)

读书是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封建社会读书做官，官帽一戴，大权在握，就什么票子美女，都向你靠拢了来。如此读书，未免功利色彩太浓，然而要不割断历史，做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平心想想，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要寻找出路，舍此真也别无良策。

我们现在可潇洒多了，躬逢盛世，天下清平，尤其是经过“文革”磨难，更加感到当今学术开禁，有书可读，是件多么幸福舒心的事。

我非官场中人，这点早经命定，况且当今即使起用知识型领导，然而单纯读书做官，比例不高，由此有人好奇问起，“你这老兄，既不做官，写稿又富不起来，为何如此发疯读书？活脱脱一个呆子”！

是的，从小到大，不承认也得承认，伴随着我终身的是读书，以至于今，即使年逾半百，读书反而更加疯狂，每天基本保持4-5个小时的读书量，从不中断，真是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既然有人问起为何如此发疯读书？那么静下心来归结一下也好。清晨醒来躺在床上，心里遂划出了几条杠杠：第一条是吃饭谋生，二条是拓展事业，第三条是益智增见，第四条是培养情趣，第五条是消闲养生。结论是：“读书是福。”

为吃饭谋生而读书，已取得如今多数人的共识，吃知识饭

总比吃体力饭好。我原先学习中医，为了将来坐稳坐好医生这把椅子，那你就得读《黄帝内经》，读《伤寒论》、《金匱要略》，读《本草便读》、《汤头歌诀》，还有什么《濒湖脉诀》、《医宗必读》、《温病条辨》等等。我想其他各项各业，只要是知识密集型的饭碗，也莫不如此。

饭碗有了，但是不能就此甘老终生。何况我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人，老想着在事业上如何开拓进取，有所施展，这就促使我更加大量地有目的地进行阅读。后来弃医从文大改行，疯狂著述写作，那就更加在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加强了有选择地大量读书的力度。一本《中国佛门的大智慧》，让我从《中国佛教史》读到《高僧传》，读到《金刚经》、《阿弥陀经》、《六祖坛经》，读到《中国佛教思想选编》、《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乃至禅宗语录，佛教艺术，高僧文集、诗集，乃至现代、当代人的好多著作等等，真是披沙淘金，不读不行啊！

吃饭事业之外，读书可以让你扩大视野，增加见识，了解历史，放眼世界，可以把古今中外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智慧，改造、消化、吸收成为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人生有限，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潇洒走一回，这时读书的好处，就明显地突现了出来。不管你看《老子》、《论语》、《资治通鉴》，还是《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约翰·克利斯多夫》、《复活》、《红与黑》，乃至《巴金家书》、《文化苦旅》，这益智增见的作，不是明摆着的？当年北魏拓跋珪问群臣：“天下何物最益人智？”对曰：“其惟书乎！”于是下令求书天下。清朝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说：“我国人与远西人相隔万里也，其政俗风土何如也？其人物何如也？皆不知也。而读书则如亲游其国都，观其形势；如接见其士大夫，聆其论议，且不仅见其今人，并见其古人；不惟知其今事，并识其古事。是何等福乎？”

培养情趣，陶冶性灵。读书能够潜移默化，改变气质，有利于自身精神文明建设。这种自身精神文明建设，反过头来，又可反馈到社会上。要是我们的社会，人人都能自觉重视个人的精神文明建设，陶冶性灵，改变气质，从培养个人情趣乐趣入手，那末无数个人积累的结果，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大建设踏上一个台阶之时。清朝大儒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又说：“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近来读唐诗，读宋词，读《论语》，读《庄子》，读《再思录》，读庐隐，读萧红，便觉两腋习习，快何如之。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一想到别人见我面目可憎，就更加不敢不读了。

读书可以消闲，可以养生。我们今天，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时间如金，说到消闲，简直是种奢侈，然而当你如厕时，当你坐在火车上，或夜长人寂，不去歌场舞厅，不也可以一卷在手，在增知益智中打发光阴吗？西方学人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科学研究证实，经常读书用脑的人，他的脑力衰减，较之一般退休职工，要慢得多，这就足够证明读书是最好的养生。要是坐禅养生，一坐就是半天，浪费光阴，那末同样是养生，何不读书？清朝张英《聪训斋语》说：“故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这是从见多世事、平衡心态上着眼。至于曹操看陈琳的檄文，杀根过瘾，既然暂时愈了头风，又听说读杜诗能够截疟，则又是读书可以医治毛病了。

古人曾说：“扫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读书，其无福者便生他想。”读书的多种好处，其乐融融，几乎都被一个